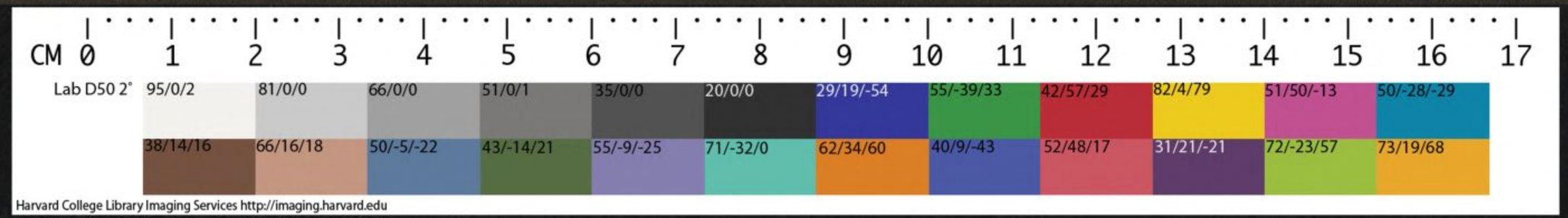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0 1940

2720/7014.2
21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二十一

東吳元臣陳建輯著　橋李臣岳元聲訂補　序生沈國元校正

孝宗敬皇帝紀

戊申　弘治元年

正月擢左庶子劉健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健河南洛陽人○召巡撫遼東左副都御史馬文升爲左都御史召南京刑部尚書何喬新爲刑部尚書給事中賀欽爲陝西左參議

時欽以母病上疏懇辭且陳四事一曰資眞儒以講聖學經筵勸講之官當訪求眞儒充任不宜苟以俗儒厠其間二曰薦賢才以輔治道調新會歷事監生陳獻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宜以井常之禮起之或任內閣俾

奉大政或任經筵使養君德三曰遵祖訓以處內官謂祖訓內府監司局庫衙門不過灑掃供奉關防出入近年如王振喜寧舒良王誠曹吉祥牛玉汪直尚銘梁方陳喜輩或陷王虜庭或勸易儲嗣或謀易后妃或邀功啟釁或納賂不貲或引用左道或導進淫巧牖君誤國蠹政殃民宜深鑒已往之弊永絕方來之禍內不可使掌奏牘預大政外不可使守地方握兵權四曰典禮樂以化天下謂陛下紹基之初罷黜浮屠妄誕之邪術舉行朱子喪葬之正禮眞所謂守成業而致盛治也但初政之施方發其端而頹敗之俗尚仍其舊乞申明正禮之當行革去敎坊之俗樂疏入允辭

二月浙江景寧縣屏風山有異物成羣其狀如馬大如羊其色白數以萬計首尾相銜從西南石牛山浮空而去自午至申乃滅居民老幼男女無弗見者巡按楊亨言頻災二事從之

一曰減稅利謂溫處二府銀坑歲額課銀二萬二千二百四十餘兩近來礦脈衰耗太監張慶歲取耗銀又三千兩皆百姓賣子鬻產以充其數乞量爲裁損止因所得多寡徵之二曰除奸弊謂太監張慶以進貢爲名斂百姓財物歲計數萬而所貢之物仍出民間買鈔鬻鹽四時饋獻商稅之利錙銖不遺金玉珍玩奇禽異卉充滿第宅土木人工無時休暇而又擅作威福濫受詞訟官吏受其辱挫軍民被其苛虐積積以助經費詔如奏勘處張慶姑令自陳罪狀以憑處治仍行兩浙江諸府修省以消天變有不如命者罪之

上耕籍田禮畢宴羣臣時歲方稔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馬文升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聽耶即斥去之二御史以糾儀下獄文升謂即位之初不宜輒罪言官于是得釋時詮謂偉之○二月十二日初開經筵賜講官學士程敏政等宴及白金寶鈔有差十三日

文華後殿早進讀尚書孟子及午進讀大學衍義自後以
爲常講畢賜茶　上皆呼先生而不名○山東布政使夏
寅太子少保南京吏部尚書孟[illegible]致仕陳俊卒 皆名臣
三月　上視太學謁先師○勑修　憲宗皇帝實錄○南
京吏部主事儲巏上疏薦舉謫藉遺才先是中書舍人丁
璣主事張吉王純進士敖毓元李文祥並以言事得罪遠
謫巏惜其才上言五人者既以直言狥國必不變節辱身
今皆棄之瘴癘南之間毒霧障氛與死爲伍情實可憫
乞取而寘之風紀論思之地則言論風采必有可觀與其
旋求敢諫之士不若先用已試之人　上以付吏部起用

之○加贈前少保兵部尚書于謙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
傅謚肅愍建祠墓所賜額曰旌功命有司春秋致祭時給
事中孫需等言謙功在社稷宜賜贈謚廟祀從之也
按于謙巡河南時公廨在馬軍橋西天順初謙被誣處
開封父老聞之咸涕泣相率請故廨爲位哭奠後因立
祠廨旁祀之李夢陽爲之記杭州後復以于謙配伍子
胥褚遂良岳飛爲四忠祠鳴呼兩地專祀四忠並列于
謙之死爲
不朽矣

少詹事楊守陳請勤講學聽政　上褒納之
疏曰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于王前夫人必惟
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舜之得于內者
深而爲出治之本者也論于四岳闢于四門明四目達
四聰此堯舜之資于外者博而爲政治之綱者也臣嘗
忝宮僚伏覩　陛下儼然端拱則誦經書儒臣肅然進
退畧陳訓詁未嘗降一膚問以考究聖賢之奧昔帝王

之全道理欲充徵之辨何自而明知止精一之功易從而盡臣恐陛下之得于內者未能如堯舜之深也今陛下視朝之所接見者惟大臣之丰儀而已官中之所聽信者惟內臣之言語而已至于君子小人之情狀小官遠臣之才貌何由識之由聞之賢才不能以自達聰明時有所偏蔽臣恐陛下之資于外者未若堯舜之博也伏望遵用祖宗舊制仍開大小經筵以講學常御早午以聽政其大小經筵則必擇端介博雅之儒臣侍班侍講陛下聽講之際凡有未明輒賜清問儿聖賢之言帝王之道人臣之職孰爲忠邪政事之孰爲得失天下何因而治亂歷代何爲而興亡皆一一講明之必使聖心洞然而後已凡四書五經祖宗典訓及歷代諸史百官題奏皆當聚之文華殿後日輪內閣大臣一員講官二員使居前殿之右廂陛下退朝常御後殿或前殿以養心窮理裁決庶務一遇經書題奏或有隱字與義則錄示講官使解或召問使對陛下一日之間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使慾寡而心清惑少而理明則得于內者深而出治之本立矣至若午朝則陛下御文華殿而內閣及府部院寺大臣及科道官輪番列侍遇有大政會議使人各盡其謀陛下審而行之其餘具本奏者則召內閣面議而批答之凡內外官員見辭赴任或自任所來見者陛下必俯降辭色或詢時政或詢賢才以及地方之利病兵民之休戚俾各從實以對因以察其賢否忠邪而加黜陟焉罷行焉俾賢才常集于目前視聽不偏于左右以天下之耳目爲一已之聰明則陛下之資于外者博而致治之綱舉矣若謂精一執中爲腐談淘岳達聰爲迂說則經書不必與儒臣問荅政事不必與羣臣面議但如近世之聽目講以示虛文御午門以應故事凡百題奏皆付內監諸臣請旨批荅謂可以致治臣恐積弊未革歷代相因而已深不但如目前所慮而已

吏部尚書王恕議保治奏狀言正統以來每日止設一朝臣下進見說事不過片時聖王雖聰明豈能盡識盡察不豈能盡識諸大臣之賢于左右之人大臣于左右之人相見者不多亦過寄聰明于左右之人左右之人寄聰明于門客門客之

識見未必盡合公論或得之毀譽之言或出于好惡之私是致以直爲枉以枉爲直者多欲察識之得其眞必寡陛下日御便殿宣召諸大臣與之講論治道謀議政事或令轉對或閱其章奏如此非惟可以識大臣而隨才任事亦可以啟沃　聖心而進于高明矣

按王端毅之言正與楊文懿合　李宗晚年屢召公卿大臣議政便殿未必非二公之言啟之也

四月天壽山大風雹毀兎傷物震驚陵寢　上遣官祭告戒諭羣臣修省

按先是大學士萬安尹直既被劾罷劉吉慮科道言之乃傾身阿結昏夜欵門祈免劾彈建言欲超遷科道待以不次之位凡利道爲　聖情採納者悉謂由已白此以來莫有言之者矣至是左廡子兼侍讀張昇上疏謂應天之實當以輔導之臣爲先萬安尹直相繼罷去獨劉吉尚留深結科道昏暮欵門柔佞取悅無所不至貴戚萬喜依憑宮壺寔煩熏灼吉與締姻請托公府賂入私門數吉十罪自謂李林甫之蜜口劒腹賈似道之牢籠言路合而爲一宜亟譴斥以應災異以回天意可也疏上御史魏璋等阿吉意交章劾昇指爲輕薄小人左遷昇南京工部員外郎目吉爲劉棉花以共科耳郎由是人與耐彈也

逮御史湯鶚及壽州知州劉槩下獄

按鶚爲人抗爽喜爲大言以風節自負先是以印馬詣內閣會萬安劉吉尹直相繼罷而不欲開言路吾快持言官增之耳鶚即以其語劾奏之請其不當稱裡面且歸過于君非人臣之義數日司禮監宣鶚人傳吉以疏已留中鶚大言疏不由將併劾諸中官諸中官稍匿鶚昇然遂出益肆志自負多以草疏示人已而安直皆免鶚與李文祥等日夜酣呼以爲君子進小人退雖劉吉尚在不足患也一時直聲震天下吉使門客徐鵬嗾御史魏璋以利使伺鶚鶚家壽州知州劉槩與書言營葬一人牽牛暗澤中鶚手提牛角引之而上蓋

人幸宁象　國姓此此國勢危賴稱復安之兆也因餽
白金爲壽稱大喜出書示客璋以此劾之謂其妖言誹
謗遂捕稱及槩
下錦衣衛獄

六月達虜犯大同宣府詔鎮守等官各陳所見○僧繼曉
伏誅
時給事中林廷玉言姦僧繼曉罪惡貫盈先年雖已發
爲民然盜竊賞賚家貲鉅萬日擁美姬以自娛漏網故
鄉優游自在井所以昭典法而示鑒戒也
上納其言命錦衣官械繼曉至京斬于市

七月二十日文華後殿講書畢　上賜講官程敏政等各
織金緋衣金帶及紗帽靴皆叩頭謝訖　上顧謂曰先生
辛苦咸對曰此皆職分當爲頃首而退敏政有詩記之曰
日映冕旒曉殿深湛恩稠疊賜鷺親臨褒衣紅濯天機錦束
帶黃分內帑金久幸清班居宦履漸驚華髮黜朝簪經生
職分尋常事消得　君王念苦辛○許進爲僉都御史巡
撫大同進數條邊事戎政修明中朝大臣知進進疏至輒
允下進嘗貽書小王子言通貢之利小王子厺剌二種聞
進威名遣其酋長哈楊察察少保等貢馬三年三貢每貢
多至三千人少不下二千由萬全入北至塞皆下馬脫
弓矢入館進亦嚴兵待之諸虜留塞外者亦時與酒食華
人盜虜馬請斬狥大同宣府河曲皆無虜患
八月定封贈繼母例○土魯番殺忠順王罕慎復據哈密

時阿黑麻弒言罕慎非脫脫族安得王哈密哈密我當
王欲發罕慎畏未敢發乃好語罕慎曰吾爲若聯姻若

爲王益安無刈侮罕慎喜許阿黑麻阿黑
麻至哈密誘罕慎項經結盟遂殺罕慎

詔考正孔廟從祀名位禮科給事中張九功奏言孔子之道大同天地從祀諸賢豈容或苟如荀況馬融王弼皆在所當黜今之儒臣禮部侍郎蘇瑄在所當入少詹事兼侍講學士程敏政上言　聖王治天下以祀典爲重況孔子功德在萬世必文與行兼名與實副者乃可以從祀若戴聖身陷贓吏劉向喜談神仙馬融爲梁冀草詔殺李固何休解春秋黜周王魯王弼何晏倡爲清談王肅佐司馬昭篡魏杜預爲吏不廉爲將不義得罪名教皆宜黜祀顏子曾子子思配享于殿而父在兩廡非所以明倫宜別立啟聖一祠祀叔梁紇而以顏無繇曾晳孔鯉及孟孫氏配享祭酒謝鐸則謂吳澄出處不正當黜其祀俱詔廷臣議之學士吳寬言從祀苟有益于經傳則馬融楊雄昔皆不廢侍郎倪岳亦言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可無貶然秦漢以來六經出煨燼賴諸子抱遺經專門講授經以復存自唐之註疏多祖其言今之經傳引用尚多其說何可盡廢于是從祀咸仍其舊云

按張程謝三臣所議皆是而當時不能從何也至嘉靖聖天子始斷然一切正之豈事固有待與惟薛文清從祀之議近來若給事中楊廉解一貫都御史姚漠參政許讚御史楊瞻樊得仁屢上言之當時皆以議不同而止

擢湖廣按察使楊繼宗爲左僉都御史巡撫雲南

按繼宗山西陽城人性剛直蕪爲嘉興知府止帶蒼頭一人如旅寓然滿九載民老幼遮道留之不忍捨去陞湖江按察使憲綱振肅初藩泉諸司所用取辦于下鎮守中官供給日費萬錢繼宗一切革去之陞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地方外戚宦官莊田多佔民間地土繼宗悉奪而還之權貴斂跡成化乙巳星變上疏左遷雲南副使復累陞巡撫雲南卒繼宗爲人好善惡惡出于天性與人不苟合人多憚其方嚴居官三十餘年其剛直廉介之操雖庸人孺子皆知其名云

以都指揮王欽梁宏爲都督僉事既而罷之

時太監李良與御鹿爲宏欽乞陞既得旨矣武選郎中陸容上疏極論都督武官極品體勢甚重不宜授無功及非人而良等招權市恩當正典刑疏兩上竟奪其新命士論偉之

冬禮部尚書周洪謨致仕卒謚文安洪謨常著經書疑辨錄每自言吾爲此錄發經書之蘊正先儒之失破千載之惑雖三台之尊黃閣之榮吾不與易也洪謨專門尚書恒不滿于蔡傳欲訂著爲書未成而卒○召南京兵部尚書耿裕爲禮部尚書裕河南盧氏人前南京刑部尚書耿九疇之子也○擢兵部郎中陸容爲浙江右參政

按容蕪州崑山人弱冠爲縣學生即有志經濟大肆力于經史百家至凡典禮兵刑漕運水利之類莫不通究曉暢舉進士累官兵部職方郎中時邊報旁午章奏日或三四上凡虜情虛實地理險易兵力分合皆犁然具中肯綮事下三邊邊人驚服而于沮征安南沮太監李良乞陞數事尤偉改武選郎中值上登極上疏論八事皆切時弊威愛惜人才久任巡撫經理武衛選練禁兵均平鈔法旗重會議言多懇切時劉吉柄國疑容侵官將陰中之尚書余子俊爲言于吏部得出爲參政容澄浙江尤有聲既而竟以考察去位聞者大

駭容著述甚富有武
齋稿菽園雜記等書
建曰以陸文量之賢而當時
近時行人司副岳倫疏劾張
撫按之臣因朝覲以罷去忠
年考察多將剛正有爲不肯
人才缺之正謂此也冬餘序
濬守已愛民而得罪上司應
親貪暴自恣兩京考察皆得
眼瞢濫重到地無皮之謹愚
爲彰瘅之術然其
如多私鮮公何哉

乙酉　弘治二年

三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余子俊卒贈太保謚肅敏

按子俊字士英青神人博達有才畧宏施利斷不殉世
耳目以泥事功初守西安撫擾經畧榆林壘臺延袤二千餘
化中歷陝西藩使并巡撫河
里爲固衛且請置榆林衛屯
田計歲至

指莫敢近又開涇陽堰以便溉鑿南山道以便餉奏易
南北更戍收岷洮之捷大畧在邊廣儲蓄有警輒厚賞
下乃用命嘗語人曰人臣事君當隨事盡力即近且小
亦須爲百年之計又曰大臣謀國遇有大利害當以身
任之慎勿結交市恩爲遠
然自全之地亦名言云

謫兵部主事李文祥爲貴州隆興衛經歷先是文祥既出
爲咸寧丞王怒重其才薦奏召還授兵部主事居十餘日
中書舍人吉人以言事下獄乃有媒孽文祥前妄議朝政
者于是亦被逮成獄降邊衛經歷未幾進表南還沍寒至
商河城曲河氷陷溺死時年三十三十〇謫御史湯鵬壽州知
州劉槩戍河西庶吉鄒智廣東石城千戶所吏目

按鄒先是御史差印馬赴大
輔劾政未見盡善萬安曰我輩極力替襄裡面不從鵬

退即上疏劾安等不當以裡面二字語外人由是內閣深嫉之及安罷劉吉當國適壽州知州劉槩考滿來京鶚壽州人與槩往返論時政槩嘗遺書與鶚言夢一人騎牛背上陷溷中公左手把五色石子右手提牛角引入正路其人謝而去蓋人騎牛背正我朝姓字惟五色石子不可曉意者公首抗疏論時政爲彈之第一義耶附內閣者馬文升發其事御史魏璋即草疏署陳景隆等名劾鶚與壽州知州劉槩妄言朝政嫉槩智者劉吉因入智名下詔獄智親身三木僅餘殘喘神色自若無所屈撓獄官苦訊智智書詞曰智與今湯鶚等來往相酬或論經筵不宜以大暑輟講或論午朝不宜以一事兩事塞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沉或論生民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儲積之具時當事者恨智坐智鶚槩妖言求其罪死吏部尚書王恕上言槩之書詞固爲狂妄其夢有無亦未可知原其心不過與人爲善之意初無惑衆亂民之情今比擬妖言論死使囚死于獄中豈不傷天地之和哉吉票旨云劉槩造妖言引喻非類法司比擬未爲不當你如何這等來說且監着後鶚及槩竟發充軍鄒智謫廣東石城所吏目後二年卒年二十六

被名臣錄鄒智獄中寫懷詩有曰人到白頭終是盡事垂青史定誰眞夢中不識身猶繫又逐東風入紫宸辛亥朝詩有曰盡披肝胆知何日望見衣裳只此時但願太平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其慷慨忠愛之意溢于言表餘千萬言謂人臣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自宋諸儒沒後如鄒汝愚者殆不多見使天假之以年其所成就固未可量而不幸短命死哉建謂鄒汝愚之才大類方孝孺

大理寺評事夏鍭上疏曰臣伏見王事李文祥庶吉士鄒智等皆以言得罪夫言官無流竄之禍則不足以彰其譽有謫徙之苦則愈足以見其難罪愈重而名愈高是言者之得罪雖今日之苦亦後時之利但非人主之福耳人主者知此之故轉而容之則言者無其禍亦無其名罪愈輕而名愈鮮而名固歸于人主之一身矣疏奏留中

按此疏詞旨得諷諫之體而亦不失爲儆諭也

前代以直言得譴者他日公論一定多起爲美官而天下之士亦以此多而後之近世士大夫亦每効之以矯美名于一時及其貶竄則皆慰之曰是何傷哉是固仕宦之第一籌也其人亦自謂曰吾讀書之能事畢矣不死則希越常格不幸而死亦收忠義之名學步退者則揭日月而行以取捷徑士君子立身事君而可如是哉君不可不知鄭少谷之言爲人臣亦宜自省

以左都御史馬文升爲兵部尚書召提督兩廣軍務右都御史屠滽回掌院事○調南京給事中周紘爲南京光祿寺署丞御史張昺爲南京通政司知事

先是紘等奉命南京教場點軍數少不准破調守備官奏其刁蹬劉吉票旨令吏部調外任王恕執奏紘昺奉命點軍不宜調吉不聽復票旨云周紘張昺點軍不到如何不即奏聞邦乃展轉刁蹬挾制今已從寬調外任了罷恕復奏言天下大事賞與罰而已賞必當功罰必當罪此爲治之良法也今不治王者之罪反責點操之官何以使人哉吉猶不聽科道交奏以爲老臣言宜聽紘等乃得改京職吉在內閣專以報怨爲務　上初即位言官論薦大臣必以王恕爲首及論劾大臣必以王恕爲先恕入閣乞速罷去萬安劉吉及吉南京科道保舉王恕入閣乞速罷去萬安劉吉當國專政與恕內外不合恕之時中官蔣琮等守備南京訐奏有所行吉必從中沮之給事中方向等吉票上旨點御史論劾不論刑名改南京光祿寺署丞吉票上旨點御史論劾不論刑名改南京光陳壽爲大理寺丞吉票上旨點御史巡撫延綏少卿白思明爲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少卿白思明爲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吉詔御史魏璋等論其不協人望調外任知府恕憤吉排斥卿貳皆知恕爲吉所媚嫉畏其威權不敢言沮抑屬疏求退人皆知恕之賢吉雖嫉恕不敢加害云

中韓鼎上言　陛下初政放驅珍禽異獸天下聞之今未踰年邀受夷人貢獅恐無以杜方來獻者況猙獰之獸非

西域撒馬兒罕遣使進

宜神玩且供費不貲宜罷遣之時　上不置妃嬪繼體未
立禹復上言古者天子一娶十二女以廣儲嗣今舍是弗
圖乃徒建設齋醮將以徼福于神不已惑乎　上嘉納之
李夢陽曰　孝廟不立貴妃時言官有以匹夫之行言者或請之不讀禮者也古者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諸侯一娶九女皆廣儲之道也是故世傳不絕
吏部尚書王恕上輔治疏伏覩祖訓條章內府各監局等衙門官俱有定員非歷練老成雖有聰明才俊亦不輕授近年以來不然矣前者陛下將內官論年遞降蓋矯往來濫陞之弊欲復祖宗之舊制誠是也臣于病中風聞近日又陞一起內官其數頗多夫前既以爲濫而遞降之今何不以爲濫而復陞之舉措如此其何以示天下疏入不報

○刑部侍郎彭韶上臨場圖詩疏畧曰庶民之中竈戶尤苦惜乎古今未有圖詠臣近履鹽場始識其槩海鹽煎熬全資灶戶雖有分業然糗食不充安息無所未免預借他人稅餘悉還債主艱苦難以言盡小屋數椽不蔽風雨粗粟糲飯不能飽飧此居食之苦也山蕩渺漫人偷物賤欲守無人不守無薪此蓄薪之苦也晒淋之時舉家登塲刮泥吸海下汗如雨隆冬夜骨亦必爲之此淋瀝之苦也煎煮之時燒灼薰蒸蓬頭垢面不似人形酷暑如湯亦不敢離此煎辦之苦也客商到塲無鹽抵價者百般逼辱舉家

憂惶此賠鹽之苦也病疾死喪尤不能堪逃亡則身口飄
零復業則家計蕩盡去住兩難安生無計所宜加意矜念
遇事寬恤臣今將兩浙鹽場景物事情畧分八節各繪爲
圖每各所以詩裝册上進庶幾目擊貧竈之迹留覽
五月河決汴城入淮復決黃陵岡入海○致仕吏部尚書
李秉卒贈太子太保賜祭葬
按秉字執中昔縣人眞純正直盡心職務所至有聲進
退不失景泰中巡撫大同嚴禁武官朘削軍士蒙排陷
落職 英宗知其誣起掌左南臺 憲宗初巡撫宣府禦
虜有功進吏部執法不阿時宰彭時弟華嫉給事薦
彭莊劾之落宮保以尚書致仕
朝野不平後臺諫交薦竟不用
南京禮部尚書黎淳奏會試取士南北中卷復宣德丁未
所定數目從之
六月京師及通州等處大雨水溢軍民房屋傾倒人畜漂
溺死者甚衆詔審錄獄囚百官各陳政事闕失○時皇莊
厲民戶部郎中周軫言 天子藏富于民不當有莊宜盡
數捐以與民亦宜革管莊名目請如例祛限三分責民入
租有司解部以進疏入留中
七月以孔鏞爲田州知府
被鏞平生以忠信自勵事英憲孝三廟皆處外所至聲
績褒然言信行達知田州峒獠倉卒犯城鏞蒞任纔三
日郡兵適已調發衆議閉門守鏞曰狐城中虛能支幾
日乎祇應諭以朝廷恩威庶自解耳皆難之謂孔太守
書生迂談耳鏞曰然則束手伺盡乎衆曰卽爾誰當往
鏞曰此吾城也吾當獨行卽衆猶諫沮鏞卽命騎令開門

去衆請從以土兵鏞笑邦之獨乘一馬以二夫控絡而
門啟隨開賊遮馬問故鏞曰我新太守也當至爾峒寨
有所欲言爾當導我賊巨測姑導以行遠入林菁行間
顧從夫已逸其一既達賊地一亦遁去賊控馬入山林
夾路胥裸人于樹者彌望見鏞叫呼求救鏞問何人乃
岸序士也前期赴郡爲賊邀去不從賊將殺之耳鏞不
顧徑入峒賊露刃出迎旁及夾擁如林至巢穴鏞下馬
立其廬中顧賊曰我乃爾父母官可以座來爾等來叅
見賊取榻置于中鏞座呼衆前衆不覺相顧而進渠酋
問鏞爲誰鏞曰孔太守也賊曰豈聖人兒孫耶鏞曰然
賊皆羅拜鏞曰我固知若曹本良民迫于凍餒聚此苟
圖救死耳前官不知此利動以兵相加欲勦絕汝我今奉
朝廷命來作汝父母官視汝猶子孫不忍便殺害汝若
信能從我當宥汝罪可送我歸府我以穀帛賚汝爾後
無復劫掠事若不從可殺我後有官軍來問罪汝當之
矣衆錯愕伏地曰誠如公言公誠能相恤請公終任不
復擾犯鏞曰我一語已定何必多疑衆復拜鏞曰我餓
矣可以食來衆殺牛馬爲麥飯以進鏞飽啖之賊皆驚
服日暮鏞曰晚矣我不及入城可即此宿賊除治中廬
設床蓆鏞徐寢賊繼寢待衛明日賊復進食鏞曰吾今
歸矣爾等能從往取粟帛乎賊曰然控馬送出林間鏞
顧曰此秀才好人汝既効順可什之與吾同返賊至解
縛還其巾裾諸生奔競去鏞接轡出峒數十賊騎而隨
薄暮及城鏞命呼城中賊騎去就矣爭問故鏞言第開門吾有處
畏死叛而降導來陷城矣
分衆益疑拒鏞笑語賊爾等勿入城吾當自入乃出搞
汝賊少却城開鏞入復閉門鏞命取穀帛從
城上投與之賊取謝而去迄終任不復出

八月刑部尚書何喬新等言伏覩大明律四百六十條其
間計贓科罪者居多至于計贓又須估鈔方可定罪然計
贓科罪者律也律一定而不可易以贓估鈔者例也例所
以輔律可隨時損益之但國初制律之時每銀一兩值鈔
一貫今則值鈔八十貫是國初常人盜銀八十兩方得斬
罪監守盜銀四十兩方得斬罪今常人盜銀八十兩方得絞

銀五錢即坐絞斬罪名雖曰民俗澆漓恐人易犯故重以懲之然非　祖宗制律之本意矣查得正統成化間都御史陳智監察御史李至剛等各有論奏或欲照依國初估鈔常人盜銀八十兩方坐絞罪或欲照今時估鈔常人盜銀一兩即坐絞罪合而論之贓輕罪重者似過于刻贓重罪輕者似失于縱合自今後估計錢貫銀每一兩銅錢一千文各值鈔四十貫庶幾得中時議者以銀錢估鈔舊例行之已久宜仍依原估喬新等議遂不行

按國初定律六贓計錢定罪不知何時始變例爲估鈔國初坐贓貫盈問絞斬眞正死罪不知何時改爲雜犯許贖矣自估鈔例行犯贓銀一兩估鈔八十貫坐死贓罪輕重不倫故不得不變爲雜犯許贖矣二者皆變法之失而實鈔估作其通也霍文敏奏議謂大明律有緣人受枉法贓八十貫絞嚴爲之禁欲人難犯也文臣以其罰已遂托欽定事例改從祿犯而許之贖是以法輕易犯贓吏亦肆非　太祖制法初意矣建謂　聖祖制法欲傳之萬世而未及百年即已變改不可勝言如雙溪漫記所謂律書變改始于徒法廢而流法亡如滕都憲昭所謂決斷武臣舍律而用例是以武臣益縱不檢　祖宗深重變亂成法之戒而變亂已如此況後此愈久愈遠將若之何

九月徽莊王乞升鈞州爲府不許

十月吏部右侍郎楊守陳卒謚文懿

按守陳浙江鄞縣人性恬淡官五品十有六年泊然自處未嘗求進權幸有重其賢欲援之者使所親喻意守陳謝却之私謂其人曰吾猶婺婦也守節三十年今已老矣豈自首而改節耶嘗被命教內豎教成多去爲近侍與守陳同事者率因之取寵貴而守陳獨無所資籍士論多之嘗言古人謂國可滅史不可滅我　太祖定

天下即命儒臣撰元史
建文君事遂使建文數年
者皆湮沒不傳及今採輯
已復位號而　英宗實錄
正草奏欲上　景皇帝
以病不果

令州縣選民壯先是天順初令招募民壯鞍馬器械悉從
官給本戶有糧與免五石仍免戶丁二丁以資供給如有
事故不許勾丁至是令州縣選取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
精壯之人州縣七八百里者每里僉二名五百里者每里
僉三名三百里者每里四名一百里以上者每里五名春
夏秋每月操二次至冬操三次三遇警調集官給行糧其
餘照天順元年例

朝承平百餘年來衛兵之弊極矣此舉似得變
而通之寓兵于農之意與今日奏合別圖丁糧催募頂
役者制頗不同愚于治安要議有隨圖
里編民兵之策畧與此合經世者考之

丘濬曰成周之制兵籍于大司徒征行則屬之大司馬
凡其有事以起徒役則皆前日之農也士不待選皆吾
民將不改置部吾吏若則聯其家而爲比類族黨出則
聯其人以爲伍兩卒旅帥之父死而子繼無招收之繁而
不缺自耕而自食無廩給之費而食自飽豈非制兵
得其道與建謂果能行此令州縣選取民兵之
亦庶幾成周遺意第惜乎行而不終今日惟從事刪合
混編僱募頂役也所以猶未合古未盡善與
何以言今日衛兵之弊極也曰虛名而無實也有損而
無益也百害而無一利也何也今摠計天下實在衛所
官軍之數猶踰九十萬除西北諸邊兵約三十萬爲稍
得其用其兩京及腹裏六十餘萬徒爲贅物而已徒爲
耗蝕而已非特徒爲贅物爲耗蝕而已而且易爲亂階
有司給糧稍不如期輒無如之何惟事姑息而已語云養
軍千日用在一朝今
官吏焚掠居民朝廷無
國家倉廩大半費于兵不惟

二朝之用而且伏無窮之禍脇焉語曰兵以衛民今有警惟恐折傷官軍顧驅鄉兵募打手以當寇反役民以禦兵而議者猶憂軍弛之不充每司府州縣各置清軍官而歲差御史督之亦弗思甚矣愚謂令每衛縱使清勾塡補充浦舊額亦不過徒增贅物徒增耗蠹徒益禍胎事竟何益故愚以爲不若罷軍勿清停清軍官勿置勿差而從事于選取民壯之制以倣寓兵于農斯爲更化善治可久可繼董仲舒曰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丘文莊曰天下之事譬于器用有舊而不窮二者誠切喻也愚爲此壞者必爲之新製則其用不窮二者誠切喻也愚爲此議似駭世怍俗然實變通之道不得不然爲國不寓兵于農終爲苟道嗚呼非淵識遠慮洞察治體不拘攣世習之士未必不以愚言爲狂矣

十一月築高郵湖堤

庚戌 弘治三年

春封后父張巒爲寧壽伯尋進封侯○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徐溥少詹事汪諧爲考試官取錢福等三百人廷試賜錢福劉存業靳貴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復官員給由例先是成化甲辰令被災所在考滿官員納米豫備饑荒賑濟免其赴部惟造須知功蹟牌册差人齎繳而已至是王恕等會題言各官廩祿有限而雜職之俸尤微苟非取于公必至剝于下貪惰之風由茲而起考課之法廢格不行甚非政體今後考滿者俱令給由赴部照例考覈從之○占城國王古來言往者安南國王不道納臣叛將而助之虐奪臣國授之以冒　天朝之封臣投命無地賴先皇帝大恩命副都憲屠公不鄙夷我陋邦踰嶺海察事

機合衆議以册印畀之臣又告安南數其不能恤憐抑其
奸萌道之遜順安南自是不敢肆其兇狡而臣獲返國以
有今日皆 聖天子盛德與屠公之功臣表謝外有白金
若干錠黃金器飾若干事異香番物若干奩附使者以謝
屠公敢昧死上請 上嘉其誠命滿受之滿固辭曰綏遠
之仁繼絕之義在 聖天子臣何功之有 上不允滿又
懇辭曰臣不佞臺憲之長也而受外國金其何以率下聞
之四方雖 天語再臨臣不敢奉詔 上命貯禮部備公
使之需○致仕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劉琬卒贈祭葬諡文
和

按琬字叔温壽州人由進士景泰初議迎鑾天順初進
講東宮多所發明 憲皇時待經筵直言正論聞者敬
悚在吏部不狥私情入内閣果斷無忌年論李孜省
左道亂政卒定儲位有大臣之節丁母憂廬墓側鄉人
服之有文集等
書藏于家云

治紀貴紀旺等詐冒 皇親罪

初 孝穆皇太后當自謂廣西賀縣人家姓紀氏而不
能辯親族太監郭鏞聞而識之 上在東宮時太監陸
誾者本姓李自說爲太后親兄鏞心知其僞弗發愷嘗
托鎮守兩廣太監顧恒訪其叔李福遼與兄以來愷姨
婿韋父成知其家無人乃冒承之得官田數頃府縣遂
以戚畹日之名其里人李父貴者與其弟祖旺謀于田王鄧璋曰韋而冒李福致富顧我與李姓不可
乎璋因與僞撰宗系圖上之府縣且許父成之僞會
上即位遣太監蔡用往訪求無所得里老遂妄舉父貴
兄弟以對用遂與鎮守太監韋眷等聞 上取至京改
金姓名授官賜第并金帛庄田奴婢甚衆父成豔之至
京爭辨 上命郭鏞階陸愷審驗乃兩爲解令父成馳

驛歸會　上命郭鏞祭紀氏先塋且焚黃監生蔣灝等
挾僅人李友廣訐父貴等詐不勝擬坐友廣戍　上命
司禮監內閣府部會審不得其情乃遣科道官孫珪滕
祐往廉之得實獄具　詔以父貴祖旺論斬郭鏞黨比
蔡用欺罔姑斥爲小火者陸愷致赴僞端法尤難宥但
曾有奉侍　陵寢勞勤發茂陵司香韋春老疾免罪降
左少監回京閑住後父
貴祖旺竟減死論戍

夏河決原武議遷河南省城不果命戶部左侍郎白昂往
治之先是河決原武支流爲三其一決封丘金龍口漫于
祥符長垣下曹濮衝張湫長堤一出中牟下尉氏一汜濫
于蘭陽儀封考城歸德以至宿遷瀰漫四出不由故道未
盡役民溺死者衆議者奏遷河南藩省于他所以避其害
左布政使徐恪條陳其不可乃止命昂往治之昂復舉南
京兵部郎中婁性協治乃築陽武長堤以防張湫引中牟
之決以入淮浚宿州古汴河以達泗自小河西抵歸德飲
馬池中經符離橋一帶皆浚而深廣之又疏月河十餘以
殺其勢塞決口三十六由是河入汴汴入睢睢入泗泗入
淮以達于海水患稍息昂又以河南入淮非正道恐不能
容乃復自魚臺歷德州至吳橋修古河堤又自東平非至
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河
口各作石壩相水盈縮以時啟閉焉

李東陽曰河之爲患自古有之漢以後決無常時治法
亦異益有塞有浚有疏而疏之說勝　國朝凡四決後
爲張秋都憲徐有貞治之有撓其議者曰不能塞河而
顧開之耶使者至徐由示二壺一竅五竅者各一注而

濬之則五竅者先洒使歸于面議決此白公之親得于見聞者也金龍之決山東汶為憂而河南復慮其塞雨議之弗定亦久矣白公既從疏議于是培增汴堤又疏其下流諸河故兩省之民咸宜之疏之效亦明矣哉

定廣積倉糧事有司每十里以上務要積粮一萬五千石每三年一次查盤有司少三分者罰俸半年少五分者罰俸一年少六分以上者九年考滿降用

按胡端敏奏議謂弘治初年州縣親民之官責其偪荒積蓄多少以為殿最所以民受實惠固得邦本正德以來此官不重輕選驟陞下馬者惟圖取覓得錢以防速退上馬者惟事奉承取名以求早陞皆不肯盡心民事民窮財盡一遇凶荒多致飢死今宜遵復先朝舊規

撒馬兒罕道南海貢獅却之○以副都御史王繼巡撫陝西

冬彗星見于天津詔大臣言軍民利病時政得失時內臣勢盛刑部侍郎彭韶上言內官出入左右言語輕重能為禍福人所畏憚今軍馬錢粮人匠柴炭盡付其手分例相沿更相倣效虛名實支遮掩外官誰能詰之比見凡有章奏無不先允而後下于該部承而行之不復審處及至有犯多從寬宥第宅踰制服食求奇聲勢移人望風震慴于斯極矣可不亟為懲刑乎又言臣獲隨午朝竊念日奉尋常起數于事無補願　陛下執其要焉自今午朝惟議經邦急務如大陞除大災異緊急錢粮邊報緊關工程囚犯之類許令該衙門先期開具事由奏乞　聖駕定日出御

左順門事當會議者就于御前公同計議事體既定就行
口奏取旨奉行次日補本備照仍乞温顔俯詢曲折如此
不惟世事日熟于　聖明耳目而羣臣邪正亦自可見既
不廢午朝之典又可率羣臣與事　上嘉納之
是年謝鐸爲南京國子祭酒上修明教化六事其一言正
祀典曰孔廟從祀之賢實萬世瞻仰之繫一有不合于天
理人心之公何以爲教化本源之地有若龜山楊時者程
門高弟伊洛正脉息邪放淫承孟氏之傳繼往開來演晦
翁之派雖晚節一出不克盡從其言而新經之闢誠足羽
翼吾道者矣至若臨川鄱公吳澄著述雖多行檢可議受
宋之恩歷元之官處中國而居然夷狄忘君親而不耻侔
虜如是而猶在從祀之列臣固不能以無惑況二人者皆
太學之師其于廟祀黜陟之際尤不可以不正乞非時斥
澄不惟公論允愜實于世教有補矣

辛亥　弘治四年

正月禁胡服胡語從刑部尚書何喬新疏也○時劉吉用
事威權隆赫無敢少忤其意者獨諭德張昇上章極言吉
奸邪蔽主之狀且言其能駕馭臺諫聽其指使害人吉諷
科道交章劾昇陰沮言路調南京工部員外郎○刑部尚
書何喬新致仕喬新執法不阿羣小多不悦有御史鄒智

謀躐陞大理寺丞喬新薦其屬郎中魏紳補之曾遂誣奏
喬新受親故餽遺囑托內閣劉吉素銜喬新遂下錦衣衛
鞫訊無驗喬新乃乞致仕而歸曾尋亦謫外尋又以罪論
死人皆爲喬新快之

按雙溪雜記先是何喬新惟重玉怨每不平劉吉所行
吉憾之及得鄒智劾章遂從中主其事竟令致仕曾後
謫戍爲洗家毆辱賠其雙目劉吉尋亦罷歸
大盜白晝入其家驚怖而死天道好還如此

擢吏部左侍郎彭韶爲刑部尚書○兩廣總兵官安遠侯
柳景有罪下獄奪爵總督兩廣右都御史秦紘亦下獄坐
免景在鎮貪暴不法紘具列其狀劾之逮景下刑部獄抵
法追贓鉅萬祧其爵景求援于戚畹壽寧侯于內降冀減
其贓且擴他事誣紘以圖報復由是紘亦被逮坐免既而
景贓銀追及八百兩有旨免其餘欠彭韶上言　陛下優
待貴近之臣如此臣固知　陛下有所不得已也但臣忝
列守法之官不宜阿順以圖自便景所追贓數十未及一
乃恃蒙恩盡行蠲宥如物論何且景贓既可免他日爵位
亦可營求而復矣爵位既復又可營求出鎮矣姦回藉口
良善解體誠非國家之利也不聽

二月勅兩京三法司及天下大小問刑衙門欽恤刑獄

五月賜死節雲南臣吳雲與王禕同祀祠額曰二忠○南
京國子祭酒謝鐸致仕章懋代之

六月南京工部侍郎黃孔昭卒
孔昭字世顯浙太平人自舉進士即著廉名爲屯田主事雅能文選郎中持銓清濵汲汲以人才爲慮文肅公言公在文選每見其憂則知賢者之得進見其喜則知小人之不得退如是者十有五年始終不變通政五年陞南京工部右侍郎三原屢薦公竟未及柄用而卒張莊簡稱公學純志潔公正剛直重如山不移勢以動介如石不逐物以務嘉靖中贈禮部尚書謚文毅子俌亦爲文選郎中

七月御史彭程巡視光祿寺上言監收廚料見光祿寺製造　皇壇祭用不知　皇壇之義何所取詢之于人乃先帝修齋行法之所其造此器所以待朝廷不時之需也　陛下即位凡若此類廢之殆盡何爲而猶有　皇壇器用之製哉夫光祿寺錢糧悉民脂膏血豈可置之無用之地項者李孜省繼曉倡爲邪術虛耗民財　先帝信之篤而禮之勤者無他意在希福與壽無疆也彼二人者罪惡深重蒙　陛下置之典刑人心稱快則禍亂之來二人尚不能自免又焉有福壽于人之理哉　上怒下鎮撫司鞫問送法司擬贖杖還職命仍繫之尚書彭韶後以會審議上發隆慶衛充軍府部大臣及尚書王恕各疏請宥程不許久之釋爲民

八月修憲宗皇帝實錄成總裁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丘濬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汪諧總裁大學士劉吉徐溥劉健副

王鏊曰前代修史左史紀動宮中有起居注如晉董狐齊南史皆以世守職司馬遷班固皆世史官故通知典故親見在廷君臣言動而書之後世讀之如親見當時之事我　朝翰林皆史官立班雖近螭頭亦遠在殿下成化以來人君鮮與臣下接朝事亦無可紀凡修史則取諸司前後奏牘分爲吏戶禮兵刑工爲十傳亦多紀出身官階遷擢而已間有褒貶亦未必盡公後世將何所取信乎

九月大學士劉吉罷時　上欲封　張皇后弟伯爵命吉撰誥券吉言必盡封　周　王二太后家子弟乃可封其實欲稽遲以俟賄　上惡其專權使中官至其家勒令致仕初劉棉花之前或告吉以爲出自監中一老舉人好帙諸者吉因奏定舉人監生三次不中者不許會試其作威福如此至是吉瀕行京師人攔街指曰唉棉花去矣吉去舉人會試禁限亦除○是月二十四日皇子生即　武宗　皇帝也

十月命太子太保禮部尚書丘濬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與機務先是召入閣者皆自侍郎而下未有以尚書入閣者尚書入閣自濬始○擢吏部左侍郎張悅爲南京兵部尚書

悅松江華亭人篤學力行居官恪慎守法以不欺爲本未嘗以恩怨利害動其心嘗謂人曰古之聖人其過人甚遠凡所猷爲皆至公無私故其事業光明俊偉今之人去古聖賢亦遠矣每事竭其公忠猶恐不及況復齊之以私乎或言有善讀書不善讀書耳世豈有遵書本行而候者悅素清約自應

于忠肅回日有眼其所妻勿不失人

僚至重任四十餘年始終一節

十一月興獻王徙封于安陸

十二月起秦紘爲南京戶部尚書紘既免科道交章論救王怒亦極言紘清忠不宜罷遂起用焉

按紘山東單縣人平生剛毅廉介歷官至大司徒所居僅蔽風雨妻孥參飲菜羹及卒家無餘貲子孫有貧乏不能存者

掌錦衣衛事都指揮使朱驥卒

被驥性貪覓厚涉獵書史初襲衛正千戶少保于謙以女妻之天順初謙爲權奸構害驥亦坐累謫戍邊成化初謙冤白驥得還任二年以兵部薦陞指揮僉事督官校捕逐盜賊有功累遷今職十四年命掌錦衣衛印尋奉敕兼理挽案糾察之務驥爲政不苛時重妖言禁有妖人貞患者爲爲書以惑衆爲邏者所發株連數十百人皆當坐死驥曰首事者獨惠耳餘皆懾民何辜得遞減戍邊有衛卒偵其隣人傳示妖書者欲發其事懼嘗亟以告驥斥之曰此妄耳取書焚之滅其迹凡制獄丁錦衣者所司輒以巨挺加之以厲威驥獨否　憲宗嘗命撻忤旨者或譖其用小杖上怒遣中使詰責驥具以實對卒不易弘治初遴選軍政兵部列疏獨稱驥老成得體敦厚不刻云

鄞楊守陳曰　國朝設錦衣衛爲親軍職任雄要其掌御乘輿則漢奉車都尉之職也其掌徼察肅官邪民慝則司隸校尉之職也其掌徼循京師禦非常戢奸冦則執金吾之職也其掌制獄逮繫則又兼廷尉之職也兼是數職雄要莫尚焉任其職者往往結寵恃勢煩刑黷貨遠或數年近或二三年輒憤事以貫禍惟朱驥監前車務爲長厚恪守厥職二十餘年善始令終近時所未有也

封　皇太后兄王源爲瑞安伯弟王清爲崇善伯王濬爲安仁伯源尋進爵爲侯

壬子　弘治五年

二月馬文升言哈密有回回畏兀兒哈剌灰三種共居一城種類各不相下北山又有小列禿野也克力數種強虜時擾哈密必得元遺孽嗣封理國事庶可懾服諸番與復哈密不然未得休息乃立安定王族孫陝巴爲忠順王安定王者本脫脫種落令頭目奄克克孛賴阿木郎輔陝巴至哈密○大理寺少卿屠勳言臣備員法曹尸素不職謹條列十事以聞　皇上敬天卹民之萬一一乞恩例以清刑獄二參情法以公比附三慎立法以革繁例四遵律令以止深刻五平紙價以便因犯六廣恩澤以濟災傷七起老成以備委任八禁奢侈以勵風俗九嚴啟閉以蓄水利十專委任以督海塘語剴切中窾　上以其老成練達皆采納之○提督軍務副都御史鄧廷瓚總兵鎮遠侯顧溥討貴州蠻

按廷瓚以景泰五年進士爲淳安知縣問民疾苦專施惠政不求赫赫名終九載無知者兵部尚書張鵬時以都御史巡撫廣西知之薦廷瓚知梧州府會丹憂去其後貴州程番府在萬山中東接獠雜聚號爲難治乃以廷瓚治之廷瓚悉心規畫凡城郭街衢廟宇廨舍以次興建榜諭諸夷使受約束政令公平莫不感悅墾田不踰界入市不二價四境晏然蔚如中州尋擢爲副都御史巡撫貴州適黑苗久叛益肆守臣告急勅廷瓚提督軍務討之初撫不從始舍衆謀調兵食決策征勦兵至其地號令嚴明將校用命斬首六千獲二千械首惡俘京師既平奏言都勻清平舊設二衛所屬九長官司其人世襲驕縱稔惡釀患致夷人侵地奪貨逞欲無厭已四

十餘年軍疲于戍守民困于轉輸其害不可勝言今幸
黨惡消除非大更張不能爲保境安民之計條上十
事下兵部議行始設都勻府一獨山林哈
州二清平縣一更設流官與土官兼治

三月册立 皇子御名 爲 皇太子大赦天下

四月大學士丘濬上疏陳時政之弊大要謂 太祖開國
洪武建元歲在戊申我 皇上登極改元之歲適與相符
天意始欲陛下紹休 烈祖也遡觀漢唐宋之世自百五
六十年之後往往中微政事日趨于弊風俗日趨于薄紀
綱日趨于弛由是馴至于不可振起而底于亡此無他中
世繼體之君皆生于世道豐亨之際宮闈逸樂之中不歷
險阻不經憂患天示變而不知畏民失所而不知恤人有

言而不知信好尚失其正用度無其節信任非其人因仍
苟且而無奮發之志顛倒錯亂而莫敢正之歸故也向使
其君若臣當斯將微之時灼然預知其中微之象因上天
之垂戒汲汲然祈天永命其國祚豈止于此
哉今災異迭見彗見天津地震天鳴無虛日異鳥三鳴于
禁中其咎徵之應甚可畏也宜亟修省以應天
意願陛下端身以立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尚勿流于異端
節費勿至于耗國公任用勿失于偏聽禁私謁以肅內政
明義理以絕神仙慎儉德以攘永圖勤政務以弘至治庶
可以回天災消物異而帝王之治可幾也因擬爲二十二

條以爲　朝廷抑遏姦言杜塞希求節財用重名器之端

凡萬餘言　上覽奏甚悅批荅以爲切中時弊命擬行之

詞林記謂丘濬上此疏自此　聖心益加鄭用然濬時年已耄矣其後　上日甚英明頗遠近習而聽信內閣實濬有以啟之也　建按丘文莊此疏先借漢唐宋中葉爲喻以警　聖心而終陳二十二事歟設爲論荅之辭以牖　聖聽其啟沃倒切視魏徵十漸之疏無讓焉惜以文繁不能盡錄今節錄二數汉倒其餘天子誠能倫錄其言列于屏幛于繡座之側時賜觀覽其有益于宗社生靈非淺其疏條云自今以後臣下有言佛道二教可以延福祚者請斬之曰古之帝王如佛者無如梁武帝崇道者無如宋徽宗然而武帝餓死臺城徽宗殞身漠北皆致酷禍其效何如也有言工作之人勞苦欲希隆賞者請斬之曰國家之于百工技藝有官者各有俸祿無官者亦有粮給其所以作勞成效皆其職分當爲者也因事而不時賞賚秩滿而循資陞用何也乃欲一次畢工一次陞賞國家安得許多官爵錢粮也哉餘皆類此

詔以太廟配享功臣追封王爵俱係輔佐　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大有勳勞之人今其子孫有不沾寸祿與編民無異欲量加恩典俾奉其祀該部查勘明白具實以聞蓋用禮科給事中吳仕偉建言也于是吏部行各所在查取開平王曾孫常復寧河王玄孫鄧炳岐陽王支孫李濬東甌王玄孫湯紹宗赴京兵部奏請俱授南京錦衣衛指揮使俾各近其墳墓以便奉祀○錄誠意伯劉基九世孫瑜爲處州衛指揮使先是景泰中錄基七世孫爽顏孟二氏之後並爲翰林五經博士至是給事中吳士偉復言誠意伯乃功臣其後不當爲博士乃改是職

坡國初封功臣公侯伯者七十餘人後惟魏國徐公黔國沐公與武定侯三人子孫得承襲至今餘皆廢罷至此乃錄用常開平等五人之後皆元功迨嘉靖中今皇上以開國元勛子孫宜與國同休乃詔封常開平之後玄成爲懷遠侯李岐陽之後沂爲臨淮侯鄧寧河之後繼坤爲定遠侯湯東甌之後佑賢爲靈璧侯而誠意伯孫瑜亦仍伯爵報功之典愈隆愈盛矣

六月改黃紱爲南京左都御史秦紱爲南京戶部尚書

七月河決張秋

八月壽寧侯張鶴齡卒追封昌國公尋命其子鶴齡襲封壽寧侯○令兩淮等鹽運司鹽引俱于運司招商開中納銀類解戶部太倉以備邊儲國初以來天下鹽課俱于各邊開中上納本色米豆商人欲求鹽利于近邊轉運本色以待開中故邊方粟豆無甚貴之時至是戶部尚書葉淇淮安人鹽商皆其親識因與淇言鹽商赴邊納糧價少而有遠涉之虞在運司納銀價多而得易辦之利淇然之內閣徐溥淇同年最厚淇遂奏淮商人引鹽悉輸銀戶部送太倉銀庫收貯分送各邊鹽銀積至一百萬餘兩人以爲利而不知其壞舊法也商人赴邊開中之法既廢近邊米豆無人買運價遂騰踊邊儲自此整理愈難矣

按嘉靖中詹事霍韜疏謂昔我太宗皇帝之供邊也悉以鹽利其制鹽利也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是故富商大賈悉于三邊自出財力自招游民自趨邊地自墾藝菽粟自立堡伍歲時屢豐菽粟屢盈至天順成化年間甘肅寧夏粟每石易銀二錢時有計利者曰商人輸粟二斗五升支鹽一引其實獲利八倍于昔矣戶部以爲

實利遂變其法凡商人引鹽悉輸銀于戶部間有輸粟之例亦屢行屢止且雖輸粟亦非二斗五升之舊矣商賈耕稼積粟無用輒棄而歸邊地遂日荒蕪困疲今千里沃壤莽然荆榛稍米一石值銀五兩皆鹽法更弊之故也然則欲安邊足用莫急于復太宗鹽法乎建按祖宗朝足邊屯田爲急中鹽次之今皆不行惟臨時倚辦于空運糴買二者而已然空運告于陸路艱難糴買苦于邊方粟貴皆下策也嗚呼祖宗良法廢格不行末世下策因循襲用無怪乎邊事之日非也備書于紀智者察焉

十一月停止生員吏典上納事例吏部尚書王恕等奏訪得永樂宣德正統年間天下亦有災傷各邊亦有軍馬當時未聞有納粮草納銀兩爲監生吏典等項事例糧草不聞不足軍民不聞困疲近年以來各邊并腹裏少有災傷所在守上等官止圖目前分寸之利不爲國家長久之計輒便奏聞生員吏典納粟等項事例彼此效尤遂爲長策自有此例雜進者日多一日以致正途監生吏典因而壅滯不得出身候選多至十五六年以上纔得一官年已向衰誰肯盡心職業不謀歸計又況此等今日既以財進身他日豈能以廉律已欲不貪財害民天下治安何由而得本部已于弘治元年三月具題停止續該巡撫山東都御史王鏊巡撫南直隸都御史倪鎜各明知本部題准停止再不許奏開前項生員吏典納銀事例乃敢故違戶部亦不查照輒便朦朧覆奏准行是使後來雜進人數愈多選法愈加壅滯況其所得銀物不及一貴族所積濟人不多

壞事實大所宜通行就便停止今後各處災傷任從巡撫等官多方區畫再有奏聞前項納銀事例聽從本部并科道官糾劾治罪　上從之

按生員吏典納銀事例弘治以前猶暫行復止人數有限令則無限數無止息之期矣向猶以爲接濟軍旅飢荒之用出于不得已今則爲接濟止木之工矣向猶以爲不美之政廷臣屢經議革今則循習視爲當然爲常事爲不可已之規不可無之矩而無復有訾議之者矣世變日茲益可驗

十二月以樊瑩爲河南按察使尋遷應天府尹○廢荊王見潚

先是溫懿王見潾上疏論兄荊王見潚威福自持陰懷庶孽王見溥都昌王見潭俱謀害身死見臣苦諍及加譬怒臣之叔劇鰲行拘束臣擯疾病不容僕進湯藥且又聽信陰湯搖惑邪說將原建舊邸輒改于年正向陰釀異謀包藏兇豎闌出示城之外勢傾山嶽田野驚疑雖有州衛守禦等官俱各頓首惟命所遵蔚州內有麟鳳兩山鼎峙郎當傑地而況城臨大江與有京根本之地順流不過三日倘一乘檝禍延不小乞遷臣仍藩建昌始祖舊基或遷湖廣常德衡州二府保全身家臣誓不與此奸兄同處乞勅大臣星夜前來將臣所奏事情逐一訪拿祛除禍患該事樞不慎大臣來緩臣一門性命無復逃矣臣之兄弟溥見潭見逢見淯含寃地下終莫能伸臣若虛言罪甘鼎死　上命司禮監太監蕭敬錦衣衛指揮同知孫璜刑部右侍郎戴珊按其事　詔下甫七日即戒行抵蘄偕楚鎮守太監劉雅巡撫都御史汪某會勘至是朝使密而不章若爲他使者王以下皆割覺敬等入邸請謁即令錦衣校尉將擄置官旗軍校沈濂王安彭浩余壽陰陽羅啟儒風鑑毛剛伶人周鐸壯士陳勝等數百人盡擒之而選民閒女隸四十人進宮鞫問悉得其情乃具狀以聞世子祐棆泪格勘官法當並坐王召入京師居西內尋命自盡詔將佑棆伸泰儀衛一司旗手羣校二所軍校四百戶于武昌諸衛差操稅課局赤東湖悉還官渠魁毛剛韋與朱貴沈濂余

壽彭浩周鑑陳勝等俱坐棄市餘
黨問遣所奪聘女産業悉復之

癸丑 弘治六年

正月詔考察官員未及三載被黜者俱復其任洪武永樂以來凡百司朝覲命吏部都察院考其尤不職者乃黜之不過數十人其後吏部患人言務以多黜爲公方面而下少有微瑕輒黜之黜者亦不敢訴大學士丘濬因言于上曰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今有居官未半載而黜者所黜徒信人言未必皆實此非唐虞之法亦非 祖宗舊制也 上深然之會吏部上大小庶官當黜者凡二十人乃勑凡歷官未及三載者俱復其任雖經三考非有貪暴實迹者亦勿

黜 按我 朝考察之法利鮮而弊叢利小而害大蓋此法止利于疏通選調而已而弊害不可勝言一起上官徇私喜怒陰除異己之弊一起下司阿諛承迎祈免下考之弊一起在位承圖囊篋以防速退之弊愚于治安要議詳言之經世君子考焉大抵我 朝後來事體凡百多變異于國初然變而之善者什一變而不善者什九陸容爲浙江右參政先是太監李良與御廐爲都指揮王欽梁宏乞陞都督僉事得之兵部職方司郎中陸容上疏極論都督武官極品體勢甚重不宜授無功及非人而良等招權市恩當正典刑疏兩上竟奪其新命士論壯之○內吉以通政司經歷高祿爲本司參議王恕言祿出自科目自可遠到而越次超升恐非所以愛之唯以天下之官

待天下之士勿以親戚妨公義事乃止○貴州都勻清平之夷叛　詔平蠻將軍出湖湘之師征之是歲冬師集貴州合鎮兵營其落乍之地從事于賊豐指揮使尤禮等若干人書姓名于一卷題曰南征紀績指日而誓于神曰此非大丈夫分功之私乎此不協心同力以殄寇圖報者有如此日衆志既諧乃受大將軍鼓旗以進薄其巢穴數與賊遇奮其謀勇無不一當百者由是燔其寨若干俘馘其黨若干獲其軍實而還其所掠人畜若干瘴烟肅清居民安堵奏捷于朝

二月兵科給事中吳世忠疏乞推恩典以表忠義謂昔太宗皇帝奉天靖難當時文臣如方孝儒周是修練子寧鄒瑾魏公冕齊泰黃子澄諸人皆仗節以死夫　太宗之靖難者武王之心天下之大權也孝儒諸人之仗節者夷齊之志天下之大慮也微大權則天下之民命不立微大慮則天下之大義不明二者不可廢一也世之說者徒以諸臣之迹爲疑而不敢言此皆不知祖宗之心帝王之孝者　太宗嘗謂羣臣曰人君立贊無方練子寧若在朕固當用之　仁宗即位之初即詔齊泰方孝儒等俱是忠臣其子孫親識抄沒充軍者悉皆赦回此　二聖之所已行者且　仁宗既罪李時勉而日後又有文忠之諡　英宗

既誅于謙而未幾又有廟祀之榮　祖宗雄畧率多類此

陛下以　祖宗之心爲心寧褒表諸臣　九廟聞之豈獨生色而已耶事下禮部議格不行○會試天下舉人命太常少卿兼侍講學士李東陽少詹事兼侍講士陸簡爲考試官取汪俊等三百人○巡撫河南都御史徐恪請疏濬洛二渠彰德府有高平萬全二渠懷慶府有廣濟渠方口堰南陽府有召公等渠汝寧府有桃坡等堰許州有棗祗河渠荷盡人力可蘇民困白巡撫徐恪以聞　勑瑄專其事因隨宜濬通置閘啟閉凡王府屯官之建并豪右礙磨之侵據悉釐正之是以五府一州田得灌溉旱熯得以有備○御史李善請築遼東遼墻

按墻起廣寧葦盤山直抵開元平頂山約三百餘里地形高阜土脉滋潤稼分守八百里之兵聚守三百里之地以錦義爲西路廣寧爲中路遼陽爲東路開元爲北路四路聲勢相援首尾相應雖暫勞而永逸矣詔從之

三月廷試賜毛澄徐穆羅欽順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刑部尚書彭韶罷先是亢旱求言韶陳時政得失乞減去皇親昌國公墳塋工程及乞速正中官王萌苗逼高永之刑皆當時所難言者左右及戚畹皆不悅大學士徐溥亦與韶不協韶乃辭疾乞骸骨歸後二年卒贈太子少保謚惠安

拔都御史林俊奏議謂彭朝先憂爲國生今之世鄉之其視吳訥諡文恪魏驥諡文靖藥盛諡文莊實足嗣休並美不知定議之時何取惠安之義舍大錄細不稱由首其人不足以服中外之心愚謂彭從易名之不稱由首相與之不協并公論也宜林見素疏請欲爲改諡與以右都御史白昂爲刑部尚書○擢浙江左布政使劉大夏爲右副都御史督治決河先是河復決楊家金龍等口東衝張湫堤命工部侍郎陳政治之政卒乃命大夏○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恕罷時大學士丘濬亦階太子太保兼禮部尚書一日內宴濬以內閣坐恕上恕以已冢宰不宜居禮書下遂嘖有煩言與濬成隙適太醫院判劉文泰援例求進事下吏部議格不行文泰因憾恕遂訐奏恕變亂選法及不當令人作大司馬王公傳內多詳述留中之疏并封所刻傳進之　上疑恕賣直沽名恕上疏自劾乃下文泰獄降御醫恕不自安懇求致仕時人皆疑文泰之奏訐濬陰嗾之然濬實不知也于是言官交章劾濬媚嫉妨賢乞賜罷黜　上不聽待濬愈厚○改禮部尚書耿裕爲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擢禮部左侍郎倪岳爲禮部尚書○命孔彥繩爲翰林世襲五經博士至衢州孔子廟祀彥繩宋衍聖公孔文端嫡派裔孫也文端從宋高宗南渡留居衢州遂以衢州爲闕里子孫仍世襲衍聖爵號入元始廢遺祭田五頃至是用守臣言授以是職以便奉祀

四月太監韋泰傳旨如今天氣暄熱兩法司錦衣衛見監囚犯笞罪無干証的便放了徒流以下的減等發落重囚可矜疑并枷號的都寫來看 聖旨四川光相九月禮部尚書倪岳疏太監韋泰傳奉 聖旨四川光相寺住坐切查成化三十三年寺國師領占竹取來大慈恩寺住坐切查成化三十三年九月內科臣韓重等御史陳縠等具題奉 欽依將法王領占竹等革降職事發遣原寺住坐中外臣民莫不稱快今欲行取來京本部查無取番僧國師例必須剏始而行專有未便且四川離京相去萬里所至之處轉相傳報必曰欽取國師赴京驚駭騷擾驛遞于 皇上初政之

清明不無少損伏望暫寢新命從之

十月勅南京內外守備曰我國家並建兩京南京乃 大祖開基重地 列聖相承恒必慎擇其人爾等受茲守備之寄不爲不重惟昔成周雖營洛邑而猶宗豐鎬唐人雖都長安而尤重晉陽我 祖宗慎重南京在永樂洪熙付之監國儲君自宣德正統以來委之內外重臣其憂深慮遠思患預防之心蓋與古人同一揆也爾等其思祖宗慎重根本之意體朕委任責成之心協恭和衷同心戮力俾朕無南顧之憂則爾等功德茂著朕亦官賞懋加矣欽哉

○西安知府嚴永濟奏停甘肅採收羧褐織造從之

十二月旌表五世同居四人六世同居二人八世同居一人烈婦三人

按李瑞密雲人自祖至身同居五世長幼和協室無異財鄰元合肥人五世同爨兄友弟讓不求異財朱勇陝西安東所千戶五世同居徐梁陵川人自祖璣及梁凡同居五世各莊其門曰五世同居義門李需靈川縣義官六世同居室無間言黃鍾慶遠縣人六世同居男女十莊合門雍睦各莊之口義門王玉泰州人世業醫自始祖谷至玉凡八世共爨人無間言莊曰義門張氏太原衛大坪寺副魏政妻夫亡哀毀齒臂摑面已而自縊死潘氏雎州舉人曹文進妻文進會試病死聞計哭泣不絕柩至販夫所遺帶自縊于柩側死高氏祥符縣夏永昌妻夫亡痛哭不絕自縊死各莊曰貞烈

甲寅　弘治七年

春　興王之國安陸州　上皇弟九人興王岐王益王衡王雍王壽王汝王涇王榮王岐雍二王後國絕○巡撫山西都御史張敷華奏乞增解池鹽課以補宗藩歲祿從之時宗室日繁而山西累歲荒歉祿米多缺故也○貴州蠻平加顧溥歲祿鄧廷瓚右都御史掌兩院事○改南京吏部考功郎中儲瓘爲吏部考功郎中瓘留意人才考注臧否無不曲當

夏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協同都御史劉大夏督治張淶決河先是大夏既受命循河上下千餘里具察利害乃集河南山東二省守臣議之大夏曰河性猛悍張淶乃下河襟喉未可輒治治于上流分導于南行復築長堤以御橫

波且防大名山東之患候其循軌而後決可塞也疏上報可工方興而張湫東堤決合運河水盡東流由東阿舊鹽河以入于海決口濶至九十餘丈糧運愆期時訛言沸騰謂河不可治宜復前元海運或謂陸輓雖勞無虞乃復命興等協治之○下山東按察副使楊茂仁獄謫長沙府同知時茂仁上疏言官多則民擾治河旣委劉大夏又差李興陳鋭事權分而財力匱乞將興鋭取回專委大夏且謂水陰氣也其應爲宮闈爲夷狄宜戒飭后戚防禦邊患疏上與等切齒之誣奏茂仁爲妖言逮繫下錦衣衛獄科道交章論救乃謫府同知茂仁楊守陳子也○塞張湫堤更名安平鎮先是劉大夏等發丁夫數萬于黃陵岡南浚買魯河一帶分殺水勢又浚孫家渡口別開新河一道導水南行由中牟至潁州東入于淮又浚四府營淤河由陳留縣至歸德州分爲二派一由宿遷縣小河口一由亳州渦河會于淮築長堤起河南胙城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盡徐州長三百六十里始塞張湫堤分土命工五旬而事竣

宋濂治河議曰比歲河決無彭蠡洞庭以爲之滙故河常橫潰爲患其勢非多爲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也自禹治水之後無河患者數百年以大伾而下釐爲九河入于渤海益河流分而其勢自平也今河合汴泗東南以入淮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勢萬萬無此理也方今中原之地平曠夷衍不治以中原之地

破金隄踰曹鄆地幾千里悉爲巨浸民生墊溺比古爲
尤甚莫若浚入舊黃河使其水流復于古道然後導入
新濟河分其半使之非流以殺其力則河之患庶其有
瘳乎建按宋景濂謂河流分而其勢自平此治河上策
又謂宜復黃河古道分其半使之非流近日智謀之士
所見亦同備著于左學士張元禎與張憲副龍書曰聞
今黃河以北多存河流舊身但上下湮沒已久若因其
舊身開爲數支以達平原及直沽等處一可以資灌溉
安平之勢一可以引省非方旱溢之災可常免矣昔禹疏下流爲九道而納之
海理同勢同霍尚書韜議處黃河疏謂三代前古黃河
自孟津至于廩慶東北非入海今衛河自衛輝秉非至于
天津入海猶黃河也今圖便宜之策由河陰原武之間
擇地形便導引河水汪于衛河南非分流水有所歸可
免潰溢衝決之患且使黃河塚遠畿甸亦可壯京師之
形勢舟楫通利南非又可增一運道萬世無窮之利也
胡尚書世寧奏議謂舊開沁水至紅荊口分流一道六
十里通衛河近年始塞是河因沁可以通衛也且黃河
與衛河亦相去不遠宜差官踏勘荊紅口及陽武上下
相度地勢相應處所開掘一河非通衛輝稍撥附近糧

船于此習運以防會昌時之塞亦國家之長計皆卓識遠見鑒鑒可行誠所謂天
拔右四三君子之言也下智謀之士所見畧同矣觀近時事亦有可徵者永樂
中嘗發丁夫十萬于中濼下二十里開濬舊黃河分導
河流使由故道非入于海工部侍郎薛芳謂河南之民
免于魚鼈誠萬世之利弘治初白公昂議自東平東非
至興濟鑿小河十餘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黃河入海亦
倣此意後中濼河復淤白尚書議亦中廢然二役去今
皆未遠其遺迹尚可尋也至嘉靖數年河益南徙而入
漇奔亳震驚　皇陵徐房而南安東淮非皆被其害以
河流無所分而一淮不足以并容全河之委也使用宋
張諸君子之言當無此禍按一統志黃河古道在大明
府開州治南開州即古濮淵宋之澶州寇準嘗請貞宗
渡河幸澶州非城以禦契丹者也經東昌館陶縣西南
五十里今臨衛河有陶山水融下至滄州南皮縣景州
吳橋縣河間寧津縣界入海○又按金隄古堰自開封
府清豐南樂縣界由東郡今東昌
府漢成帝時河決東郡金堤下至千乘海口今山東濱
州)千有餘里歷代築以禦河患通謂之金堤嗚呼循金

隄之遺跡稽黃河之故道合諸賢之卓見踵永樂之茂功推古驗今灼灼可行者但世習樂因循而憚改作此在今日勢猶難行後世哲人有越拘攣之見或有取于吾言爾矣

兵部侍郎張海都督僉事侯謙經畧哈密還京下獄

按哈密在肅州西北一千五百里本古之伊吾盧唐之伊州隸鞏昏回雜處之國也其非天山與尾剌相界西接火州爲諸胡要路永樂初卽其地設哈密衛封元肅王之裔脫脫爲忠順王賜金印令爲西域之喉襟以通諸酋之朝貢脫脫死傳其子卜荅失里以及孛羅帖木兒無嗣王母理國事威化九年土魯番王鎖檀阿力侵哈密虜王母金印以去其衆逃居肅州及嘉峪城朝廷屢令守臣經畧而王母金印竟不可返十四年鎖檀阿力死子阿黑麻立十八年廿肅守臣乘間請封王母外甥都督罕慎爲忠順王罕慎畏吾兒種也二十年遣使送入哈密甘肅鎮巡而下皆以更改元阿黑麻以罕慎非肅王後乃假婚而殺之尋遣使入貢求封不許弘治四年王母巳女阿黑麻乃以金印城池來歸會詘先安定王遣使入貢自稱忠順王裔蓋妄人教之其實非也五年兵部尚書馬文升議聽三種頭目舉保遂立安定王姪陝巴爲忠順王甘肅守臣急欲成功倉卒遣使送之識者曰夷虜貴種類曲先本酋必不心服阿黑麻聞之果怒六年復虜陝巴及今印以去報至適阿黑麻先所遣頭目寫亦滿速等四十餘人入貢至京師上遂命張海侯謙往經畧之海等至甘州遣使齎勑諭阿黑麻順天道歸巳久不報海等上疏言遠夷不可加兵來則撫之叛則拒絕之而已遂得命修嘉峪關捕通阿黑麻點詐回夷二十餘人奏發其夷戍廣西海等還上以其無成功下之獄降海山西參政謙任俸間任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皆安置閩廣間上命嘉峪關絕不與通

建曰張海謂遠夷來則撫之叛則拒絕之要道我王馭夷之要道我朝處功之失焉自成化弘治間卒莫克有定也將有其本故先詳其本焉

宣府山西河南晝星隕

乙卯　弘治八年

二月少保大學士丘濬卒年七十六贈太傅左柱國謚文莊濬自上登極進大學衍義補即蒙眷注馴至入閣尤加倚任有言必聽必行然耄期多病自庚戌以來無歲不乞休疏凡十餘上並不允惟免朝參專令內閣辦事而已至是竟不起平生著述甚多有瓊臺類稿世史正綱家禮儀節朱子學的及大學衍義補諸書行于世濬平昔好論議上下千古尤熟國家典故政事可否反覆與大臣言官爭是非即未必一一中適然不肯媕婀取悅商確往事時出意見自高奇矯衆論能以辨博濟其說人莫能如論秦檜稱其于宋有再造功與虜和不爲無見范仲淹生事岳飛未必能恢復皆怪詭可駭者也其絕元正統斥許衡不當仕元又嘗論我朝相業三楊偉矣然當其時南交叛逆軒龍易位勑使旁午頻泛西洋曾無一語權歸瑞侍遠征麓川兵連禍結極于土木之變誰實啟之

廖道南曰國家洪武建文間時則有若劉伯温之閎大宋景濂之浩博王子充之醇正方希直之爾雅永樂宣德間時則有若李文忠之杜茂劉文安之該敷然皆麗藻豐腴未有若丘文莊之明體達用酌古準今裒然爲一代文宗也自是以後若程篁墩李西涯諸公蓋聞文莊之風而興起焉者或乃以劉文泰之誣而病之嗚呼豈知文莊矯矯珠崖渺茫含玉潔行義有補世史有綱潤色皇猷俾益典常我髮未

燥誦習仰止布帛
菽粟有資國紀
名臣錄曰丘文莊公
見于朱子學的經濟
之學見于大學衍義補至世史正
綱以明正統大義家禮儀節以扶世教大綱國朝大臣
律已之嚴理學之博著述之富無與其右者雙櫂歲抄
曰丘公纍其平生不可及者有三自少至老手不釋卷
其好學一也詩文滿天下絕不爲中官作其介潁二也
歷官四十載俸祿所入惟得揩輝張淮一圖而已京師
城東私第始終不易其廉靖三也爲學以自得爲本以
循理爲要常面責陳
謝遷王鏊二學士讀書循理毋徇欽廢事至面儉毛修
撰澄廷對策多出小學史斷全無自得以故翰林後進
多恨之陳白沙王三原皆擅時名文莊皆與之不合二
公之歸人皆疑文莊
例得諡文正文清而僅得
按近日議丘文莊著述
瓊劉閣老常戲謂曰
丘仲深有一屋
莊應之曰劉希賢有一屋
王晉溪指所著衍義補謂
其博而不能約而併議及
眞西山衍義以來未聞有
議之者晉溪其亦不知量之過與嗚呼西山衍義一書
萬世人君之軌範爲政之準繩丘文莊取而補之論述
益精益詳規模益闊考證益大眞足表稟而書並傳不朽近
日聖君賢相往往取其言次第施行之天下士君子至
家傳而人誦焉廖學士極贊其明體適用潤色皇猷超
前軼后哀然一代誠非
過情矣噫者何多云

命禮部侍郎兼侍讀學士李東陽詹事兼侍講學士謝遷
並入內閣參預機務

按東陽湖廣茶陵人曾祖文詳以戍籍隸金吾遂居京
李東陽早負奇氣四歲能作大書景皇帝召見抱置膝
陽上林珍果六歲復命召之賦講前書天順壬午
年甫十六舉順天鄉試連登二甲進士第一選庶吉士
授編修累遷至今官謝遷浙江餘姚人成化乙未狀元
也時內閣缺人命吏部會同各部院科道官推舉堪任
六員奉
聖旨李東陽謝
遷着內閣同徐溥劉
辦事

召治河右副都御史劉大夏爲戶部右侍郎○安南侵古
城古城國王遣使入奏請命官往問其罪　上欲從之大
學士徐溥等上言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修
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已多今若遣官往至其國海島荒
荒徒掉寸舌小必捲過飾非大或挑迷抗命若置而不問
損威已多若問罪興師貽患猶大宜弗聽乃止既而中官
傳言命內閣撰三清樂章溥等復上言三清乃邪妄之說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臣等誦習儒書若邪說僞曲猶所不
習且初設文淵閣命學士居之者實欲其謀議正事講論
經史培養本源弼正得失非欲其阿諛順旨以取容悅也

上嘉納之

被內閣學士之職疏末數語實盡之居此職者宜知所
以自盡矣弘治間內閣多賢而尤三代而下不易得十
八年之治厥有自哉

命巡撫甘肅副都御史許進總兵右都督劉寧帥師經略
哈密入其城而還

先是張海等既撫處無功阿黑麻益驕肆聲言領夷兵
一萬用雲梯攻肅州城併踩甘州復領頭目牙蘭率番
夷數百據哈密時肅州撫夷指揮揚翥以奏事至京翥
熟諳夷情兵部尚書馬文升謂從罕東衛至哈密道路徑捷若調罕東番兵三千爲先鋒
以漢兵三千爲後援各持數日熟糧兼程襲之取之必矣文升喜乃奏請勑甘肅守臣如翥策進駐寧至肅州
駐師嘉峪開外候罕東兵久之不至乃與副摠兵彭清督兵冒險進至哈密通去惟餘番夷
八百人登臺自保進諭之使下將士欲盡屠之進不可

乃止僅斬首四十餘級而還然西域自是知畏中國文
升言兵雖抵哈密然未獲牙蘭首功亦少進寧及太監
陸閻不遵節制徒取空城無益邊事獨軍士遠征勞苦
宜陞賞　上念邊兵出塞有功加閻歲祿二千石寧陞
左都督加俸百石進右
副都御史清都督僉事

四月張敷華改陝西巡撫時有妖僧據山中爲逆朝議且用兵馬文升曰張都御史能了此不數日敷華授計山中父老果縛妖僧至○命工部侍郎徐貫復經理蘇松等處水道

先是命貫疏白茅港未就緒至是復命治之貫請以主事祝萃自隨萃乘小舟往來究水源相地勢益梳嘉常鎮爲水之上流蘇松水之下流上流不濬無以關其源下流不濬無以導其歸于是分派工程疏濬吳江長橋一帶茭蘆之地導太湖之水散入澱山楊成昆承等湖又開吳淞江太石趙屯等浦洩澱山湖水由吳淞以達于海開斜堰七鋪鹽鐵等塘洩楊成昆承湖水田七千港以達于湖下流疏通不復壅塞開湖州之泖涇洩西湖天目安吉諸山之水自西南入于太湖開常州之百瀆洩溧陽鎮江練湖之水自西非入于太湖又開各處斗門以洩運河之水由江陰以入于大江上流疏通不復湮滯是役也萃功居多但白茅港疏濬未得深廣數十年後復壅塞亦坊奉使者急于奏復故也

六月上杭盜復起

七月西北諸省大旱

八月詔設江西巡撫于南贛時汀漳多盜奸民合爲寇其始甚微郡縣有司無遠畧不急捕其勢寖熾而嶺南湖湘之不逞者從而和之四出剽掠刼富室播民居掠帑藏殺官軍閧然爲東南郡縣患有司始駭而畫之備其東則發

于西剽其南則寓于北都布按三司議以爲盜之未平以政令不一而鄰境有司不肯協心故宜設巡撫憲臣置司要地以節制之而割附近郡縣以隸之則盜易平乃具奏其事　上從之○以副都御史金澤總制江廣湖福軍務撫捕荆襄羣盜○北虜擁衆入河套住牧○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耿裕卒謚文恪

按裕遵其父九疇之教世守清修不營産業不治居第儉約蕭然無異寒素表儀紳世濟其美

十月南京地震十一月陝西貴州地震十二月靖虜衛天鼓鳴河南江西大震電禮部以聞　上命南京文武羣臣同加修省直言闕失戶部主事蕪湖胡爝上疏言地震之類災之小者也西北旱熯父子相食東南飢疫骨肉流離大變也　陛下深居九重左右蒙蔽未之知耳今李廣楊鵬引用劉良輔等左道惑亂　聖心齋醮糜費財用差遣在外如虎橫行吞噬無厭其耗天下不可言矣士大夫昏夜乞哀于宦官貴戚交相賄托不以爲耻言官有所舉劾則邪佞斥而陰慝消矣疏入不報

贓敗由爝啟之

丙辰　弘治九年

春以屠滽爲吏部尚書○土魯番復據哈密○會試天下

舉人命詹事兼侍講學士謝遷侍讀學士王鏊爲考試官
取陳瀾等三百人廷試賜朱希周王鏊陳瀾等進士及第
出身有差○吏科右給事韓祐等條陳馬政謂各處管馬
官多別承差之委請自後承委者與擅委者罪之近例計
丁牧馬而所配多未均請均分于各府量其里分多寡賦
役輕重而配之牧馬計丁與糧請于十年造册之時命官
在相兼遇有虧欠責令本戶賠償强豪占種者盡令還官
分給牧馬之家兵部議祐等所言皆可行但場地有肥瘠
遠近務
之設本以牧馬請命官閱實其地驗戶均派肥瘠遠近
閱實地去則馬歸得業之家丁消則馬歸丁多之戶草場
與粮請于十年造册之時命官
役輕重而配之牧馬計丁與粮請于十年造册之時命官
丁牧馬而所配多未均請均分于各府量其里分多寡賦
官多別承差之委請自後承委者與擅委者罪之近例計
出身有差○吏科右給事韓祐等條陳馬政謂各處管馬
取陳瀾等三百人廷試賜朱希周王鏊陳瀾等進士及第
舉人命詹事兼侍講學士謝遷侍讀學士王鏊爲考試官

請以不願種還官牧馬願種者仍徵其租以助買馬之費
從之

五月妖僧張金峯等伏誅

按峯初遊陝西朝邑縣以藥餌符水惑衆縣官逐之乃
往終南山聚徒數十人自稱釋迦佛出世其徒行安行
興等各有名號裂布帛爲旗祭以嬰孩刻日爲二十四
諸天大會誘男婦燒香唄以往藥令自起拜舞欲歸則
呪虎當路不能去有雷桶川者不肯飲藥爽夜逃歸亦
不敢首官時行道負薪炭者多被逼脅不從則見殺或
支解之懸于樹前後被殺者凡若干人民居被燬者凡
若干家守臣調兵捕之金峯與行興等拒捕死守臣以
聞刑部言行安等五人在獄罪應凌遲處死　上命依
律處決以桶川知情不首并家屬械發口外充軍守臣

擢吏部左侍郎周經爲戶部尚書時諸王府多奏欲自領

河泊所場稅罷其官經言國體非便且民力不能堪乃止
有中官織造南京奏給長蘆塩八千引鬻于兩淮仍給淮
塩價銀二萬兩經言塩荚本以濟邊且各有分地若今許
越境則私販必多官塩反滯乃命止長蘆塩勿給又有旨
取太倉銀爲張燈具經言不可以小民脂膏供耳目之玩
乃命以明年內庫歲額補還之○擢禮部左侍郎徐瓊爲
禮部尚書○追封宋儒楊時爲將樂伯從祀孔子廟廷○
六科都給事中龐泮等及十三道監察御史劉紳等坐言
事俱下獄既而釋之先是武岡州知州劉遜以事忤岷王
王訐奏之逮繫錦衣衛獄泮等率同列交章論救○上震
怒併逮繫之有御史張淳者公差回耽不得與即上疏申
救大學士徐溥等亦力諫言遜情輕譴重言官爲國盡忠
而繫以爲罪後有大利害大關失誰肯言者　上乃釋之
○時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被寵大學士徐溥等上疏曰
我　祖宗自洪武至天順年間面召儒臣諮議政事今朝
參外不得一覲天顏且經筵日講成就君德裨益治道今
每歲進講不過數日夫人君之心必有所繫不繫于此必
繫于彼正士既疎則邪說乘間而入近有以齋醮燒煉進
者此乃異端惑世之術聖王之所必禁也宋徽宗崇道流
卒使乘輿播遷社稷傾覆至若燒煉其禍尤慘金石之藥

性多酷烈一入腸胃爲禍百端唐憲宗藥發致疾雖杖殺
力士柳泌竟亦何補今上清蘇龍虎宮神樂祖師殿及番經
廠皆燒燬無遺神如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穢亦已明甚
昔李絳有言憂先于事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于事矧
熒惑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妖木異四方奏報殆無
虛日伏望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規勤講學之功優接下
之禮遠邪佞之人斥誣罔之說太平之業可保矣

按自李東陽入閣閣中疏草多出李公之筆此
疏剴切而簡明辭核而意足納牖不當如是耶

麻峪山有銀礦守臣以中旨橫索民心震恐巡撫都御史
屠勳上疏極止之乃寢

按勳老成歷練遇事籌畫周詳時經畧邊備奏分薊州
建昌密雲三路屯兵緩急相援于潮河川築舍城設險
居守又于黃花鎮置營堡戍兵勢聯絡終勳之　虜不
敢犯歷官刑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尋致仕卒贈太保謚
康僖

改倪岳爲南京吏部尚書

六月兵部尚書馬文升上疏請飭武備數千言　上嘉納
之○致仕尹直上賀萬壽聖節表及太子承華箴邸之

十一月以張敷華爲刑部侍郎○陸廣東順德知縣吳廷
舉爲四川成都府同知

按廷舉初令順德值屠瀦以都御史提督廣東軍務檄
廷舉至督府溫言問勞廷舉曰知縣越境奔命必有地
方重事瀦乃以順德權瑞宗廟工程相抵廷舉曰歲歉
民貧一夫不敢役分金不敢用遂辭出瀦爲別處巡按

御史汪宗器亦惡廷舉曰彼專抗上官市名遂捕縣所
縱盜逼誣廷舉加以嚴刑盜曰死吾分也不敢誣廉令
廷舉因服枷手日候訊廷事卒得白順德之政邁古循
良中外久知至是滿載舊怨僅遷同知尋以憂回復改

松江